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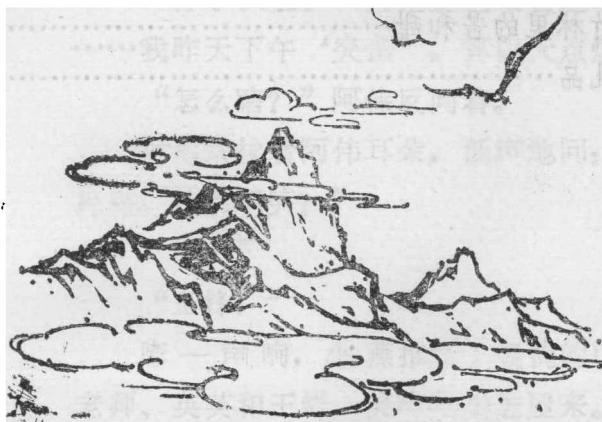


兰兰山的小猎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兰兰山的小猎手

朱德普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封面插图

刘式铸

责任编辑

刘卫华

兰兰山的小猪手

朱德普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125 字数: 45,000

1980年3月第一版 198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310

统一书号: R10116·793 定价: 二角四分

目 录

牧场奇遇.....	1
界河畔的欢笑.....	11
兰兰山的小猎手.....	30
把昨天的事告诉毛主席.....	56
竹林里的苦和甜.....	64
礼品.....	81

牧场奇遇

一九四九年，我在边纵游击队的时候。

有天早上，淡金色的阳光喷上了远远的雪山顶，我正在参加操练。支队部杨参谋跑来，叫我出列，命令我把一封重要信件，送到拉贡山上三大队。杨参谋办事耐心、精细，他拍拍我的肩，轻声嘱咐：“这些天，保安团敌人封山口紧。记住，棒头打不死苍蝇，要沉着、机警！”

心里象开了雪莲花。我双脚立正：“报告，请党信任我，保证把信送到，回来见你。”

参谋笑了，亲切地拉正了我的军帽说：“党信任你——小红萝卜，快化装去。”

小红萝卜，算我的外号，也算同志们对我的爱称。论年龄，我不小，已满十五岁。就是个子不争气，跟“三八”大枪一比，才高出半寸。每逢过节、打胜仗，同志们一个个把我腮巴骨一端，从地上“拔”起来转圈圈。巧的是，我脸盘又黑里透红，

“小红萝卜”外号就自然形成！可是，平时严肃的杨参谋喊这外号还是头一回，又听他轻声细语这一说，真象吃下一大串糖浸山林果。

“党信任你”，这话比金子还贵，赛过蜜甜。世上有什么比党的信任更动心，更吸引人呢？我明白杨参谋说的“封山口紧”，指的是离山口不远那条小街，街上驻着国民党保安团，设着哨卡。带着信，怎样闯过哨卡呢？

杨参谋帮着我化装，穿起破藏袍，戴起毛毛帽，套上羊皮靴，腰带上插了把小尖刀。再给肩上挎了个羊皮袋，里边装了草药。

我走时，还听同志们在身后说：“杨参谋手真巧，装扮小红萝卜，真象个藏胞卖药郎。”有的说：“小红萝卜还能不象？去年参加队伍后就在宣传队，一口藏话，演啥象啥……”

我回头望去，杨参谋还在招手。我心头热乎乎的，朝山下迈的步子更快了。

挨临山脚，透过杉林，隐约见到那条小街。我爬上一棵枝叶繁密的杉树，伸头探望，小街子冷冷清清。几家藏胞屋顶冒着淡淡的炊烟，几只老鹰在街头哨卡上空嘶鸣，旋转。卡子上，保安团的两个卫兵，在

火塘边抱着大枪蹲着烤火。

我跳下树，扒起些潮湿泥土，糊在靴子、手背上，绕过山口，钻出杉林，哼起了藏胞山歌，朝着小街子走去：

雪山上黑云层层盖，
山上的树要发芽呵，
可惜青芽长不出来；
河里的水要欢流呵，
可惜冰层将它压盖……

“站住！死古宗！”国民党兵称藏胞“古宗”。哨卡前两个卫兵，吼得象打破锣。一个鼻尖上长颗黑痣的家伙，把枪筒一戳，碰在我肩上。我装出几分畏怕，微弯着腰，后退了两步，摇摇头说：“麻撒。”这是藏话不知道的意思。

“说汉话，去哪里，干什么？”

“去城子我是。”我有心把汉话说得颠三倒四，拍着羊皮袋：“去卖它的。”

“卖哪样，倒出来看。”

我双手护着羊皮袋不出声。鼻尖上长黑痣的家伙，一把抓起我的衣襟朝前一拽，我趁势转个身，转到了卡子里，羊皮袋里的草药撒出来了。

“嘿，虫草，该老子见喜。”两个卫兵咧着嘴。

笑。

忽然一阵马蹄声，我回头望去，一匹大青马，已经跑拢我身后。骑在马背上的是个戴大盖帽的当官的，满嘴胡髭长拢耳朵根，他马鞭一指，问当兵的：

“干什么，嗯？”

两个卫兵头碰头，正在翻羊皮袋，吓慌神了，忙装笑脸说：“我们检查这小古宗。”鼻尖上长黑痣的家伙，捧起一把虫草忙上前讨好着：“吴连副，听说你前次给游击……哦！不不！我该死！你老人家前次打游击队辛苦，身体没复原。这虫草，燉个鸡，滋补滋补。”这家伙多丑，骂自己“我该死”，就朝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。我咬着舌尖，差点就要笑了。

那连副听了，满脸盘黑毛跳了跳，抖起鼻音哼着：

“好，好就给老子挑它一包。”两个卫兵忙撂下大枪，扑过来抓羊皮袋。我双手紧搂住羊皮袋说：“不能，不能，我要换茶叶！”

马背上的连副腿一翘，翻身下马来，抓住我的领口一搯把羊皮袋夺去了。就这刹那间，连副那毛茸茸的右手，给我瞧实了：大拇指边，有个翘起的小六指。我心里一惊，猛然想起：半年前，我刚调支队部当通讯员的那天晚上，这个满脸胡髭的连副，死皮赖脸站在杨参谋面前说：“贵军宽待俘虏，我吴德才要改邪归

正。”过了两天，支队给了他路费，放他下山时，连副正是举起这只带小六指的手，毕恭毕敬对我们杨参谋敬礼，半天放不下来，我在一边忍不住蒙着嘴笑……。想不到今天又撞上了他。

“小古宗，真要去城子换茶？”连副挺着个肚子，小六指在我脸前摇着：“我看你是给游击队跑腿联络的！”

我心上打个寒战，又立刻镇静了下来。他没认出我，是瞎诈胡说！我斜偏着头，叉开腿站着，装作听不懂。连副又上前逼来一步，看着他那副凶样，我真想抽出腰带上插着的尖刀，但又想起杨参谋说的“记住，要沉着”的话，身后大青马一声长嘶，震得我心里一动。

“麻撒！还虫草，虫草我的，我要叫啦！”

“麻撒，看你吃雷的胆子！”连副学着我的口气，一步上前，伸出沾满奶腥气，有小六指的手，托起我的下巴。他那圆骨碌的黄眼珠，对着我象饿狼寻食。他满脸胡髭抖着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们好象见过！”好大股酒臭喷向我。我憨痴痴笑着：“这街上，怎么没见过，你就是喝酒。”

我说着，连副手一松，我甩脱他的手，头上的毛帽差点甩脱。我扶正毛帽。想不到我这一动作，连副

眼里顿时闪出道恐怖的绿光，抖起那小六指手，把我的毛帽掀翻在地。现在，他发现了我前额上，常戴五角帽的遮阳印子，我胸里刷地燃起了一把火。

“你是小游击。见过，见过，老子吴德才在山上见过！”连副吼嚷嚷一脚踢来，我一闪身，一个跟跑赶紧扶住了大青马背。他一脚扑空，一步上前逮住了我腰带上的缨子，转头就叫：“快来人哪！”可是，没人应声，那两个卫兵和虫草袋都不见了。

我嗖地拔出短刀，割断了腰带缨子，双脚一纵，翻上马背，喝声：“看刀！”短刀飞插进连副的脊背上。大青马被我双腿一夹，掉头奔跑。

身后，连副疼得哇哇叫。大青马已冲出小街子。只听见尖厉的哨音响起，跟着砰砰砰响起了枪声。

我紧贴着马背，回头一看，保安团的兵追来了，领头还有三、五个骑马的。大片草原，象流水在我眼下倒流，子弹从头上飞过。我真懊悔，早上跟杨参谋要支短枪多好！

突然，前面不远的草丛里，钻出个藏胞少年，身穿破烂藏衣。我一惊，“什么人？”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只见他一步飞纵，就在大青马擦他身边奔过的一瞬间上了马背，双手紧紧搂住了我的腰。

我狠命揉他：“你，你快滚！”他只是把我搂得



更紧，对着我耳边大喊：“快说，你是不是山上的红军？”

道地的藏胞口音，简直对我是发命令。我一回头，正和他那浓黑眉毛下，带着渴求，充满深情的眼神相视。真象藏胞说的，天下雨雪看云彩，人的好坏看眼神。我心头一阵热：“我是红军！敌人追，你脊背也挡不了子弹，你快下去，快下去！”

“不，你下！快！相信我，下去，钻进草丛里。快！”

我怎能下马？我明白了：他要我避开，把敌人的子弹引向他。多好的藏胞弟兄！但是，我不能下马。

猛然我觉得身子腾空而起，原来是身后的藏胞一手将我提离马背，等我明白过来，他双脚紧夹马肚，将我放落草地，大青马一阵急风，狂奔而去！耳旁只留下藏胞远去的声音：“钻草丛，快！”

马蹄声声，我伏在草丛里，敌兵追向前去。枪声更密了，一排枪声响过，只见远去的大青马上，滚下了个黑点……

疼啊，我的心象刀割。我紧紧抓住枯草，草叶划破了手心，血淌了，也不能减轻我心里的痛苦。很少哭的我，扑簌簌流下了热泪，空旷的草原，模糊了，远远的雪山，在摇动。我心里暗自发誓：“不知名的藏胞朋友，我一定为你报仇！”

我恨不能插翅飞上拉贡山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又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，防止意外，等着夜色来临。天黄昏了，牧场上的黄昏是美丽的，落日映照在雪山上，雪山后升起了晚霞；鹰从长空归来，振翅长鸣……我哪有心看，仇恨满胸啊！远处低沉的山歌传来，更增添了我对藏胞朋友的怀念。我坐起来，轻轻摸着羊皮靴，准备出发了！

“红军！”

是藏胞的声音，真仿天外飞来，就在身后。我一

看呆了，莫非是梦幻？他就是我不知名的藏胞朋友。天边的霞光，照亮他毛帽下的浓眉，一双充满深情的眼睛！

我俩紧紧搂住，两颗心跳着。“朋友，我死不掉，还得活着来见你。草原是我的妈，在妈怀里蹦跳，还会死吗？只是让那些黄狗子，白费子弹白流汗！”藏胞朋友放声畅笑了，笑得四周草叶簌簌响。

“你知道贺龙将军吗？”他神色庄重起来！

“知道！”我握住他的手说，“我们支队司令讲过，十多年前，贺龙将军跟着毛主席长征，经过这里，撒过火种！”

“是呀！是呀！我听阿妈说过，我刚出生那年，阿爸跟上将军贺龙走了，走得很远，是跟共产党走……。”

“阿爸走后，城子里的黄狗兵，把阿妈和我关进牢。在牢里，妈还得给他们推磨，一推就是八年。一天，妈推磨熬不住了，跌倒在磨旁。那腐朽的磨架，跟着妈倒了，沉沉的石磨，压死了阿妈……。”

我把藏胞兄弟冰凉的双手，暖进衣怀。在血和泪的诉说中，夜风吹来了，满天星星一闪一眨，仿佛也在听：“在这块牧场上，我游荡了八年。牧场哪条路我不熟，可是上山找红军的路，我找了好些回都失望了。阿妈跟我曾说过，要进春天的乐园，得找布谷鸟

引路。朋友，快领我飞吧，我要找阿爸，找贺龙将军……”

这样好的同志，叫我说什么才好呢！我霍地站起，敞开衣襟，透身热血在沸腾。

“放心吧，甲楚同志。阿爸能找到的，贺龙将军快回来了。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已经命令：解放大军向着大西南，浩浩荡荡进军了！”

月牙挂在雪山上空，我俩急速奔向拉贡山！

界河畔的欢笑

一九五二年初，大军叔叔盖营房，我们傣家孩子也表过心意呢。

布谷鸟叫了。森林里孔雀展翅，界河里鱼儿竞游；凤凰花开得红彤彤，柚子花开得白生生，一朵挨一朵的太阳花遍地开放！

布谷鸟一叫，我们就爱去树林里，采些青蕨苗，打几只斑鸠，要不就下河捞青苔。蕨苗、青苔交到妈妈手里，能做出多好吃的菜！用芭蕉叶包着，放在火塘边烤熟的斑鸠肉，叫你嗅见香味就咽口水。当然，我们去树林，还有秘密：那就是学大军操练，干野仗！军号没有吗？摘片青树叶一卷，嘀嘀嗒嗒，你要听多响，我吹多响。

这天早上，我把牛赶到草场，回到家时，太阳还在蒙蒙的雾里。竹楼下有人叫我，我跑到楼外晒台一看，竹篱外站的是依娜。小依娜十岁刚出头，鸭蛋儿

脸，弯弯眉毛，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。她是我们打仗少不了的“军医”。我俩早约好，一块去采蕨苗。现在，她在竹篱外举起小竹筐一晃，我忙说：“来了！”

我俩跑进了树林子。依娜眼好尖，一下就找到一片蕨苗，好鲜嫩。我夸依娜：“你真会找，我妈都夸你心灵手巧！”依娜装没听见，要我看她采的蕨苗，并说：“瞧，蕨苗笑了！”她指指掰断的蕨茎上冒出的亮晶晶的汁珠珠。

“啊喂喂，我想你们飞上天啦！”

多响的嗓门，就仿敲铙钹，从我们身后传来，吓得依娜一跳。哟，岩光跑来了，连纵带跳，活象只山兔子。他气喘吁吁地叫着：“好消息！”

什么好消息？他不说！一撮头发盖在他额前，眼睛眨巴着，大嘴笑咧咧的，双手插腰，做出很神秘的样子。

“大军叔叔抓到坏蛋！”我猜。

“志愿军叔叔在朝鲜打胜仗！”依娜猜。

“这些，天天有呀。我的消息是阿爸透露来的。”岩光故作神秘，将我的肩膀一搂，不说了。我趁势将他的鼻尖一捏，要他学猫叫，他才告饶了。

原来，岩光的阿爸昨晚去开民兵联防会，回来说大军叔叔要盖营房了。“明白吗，盖营房，就是说大

军叔叔要永远住在我们边疆了。我阿爸说了一遍又一遍，放下火枪，连倒三杯酒，敬毛主席像。”岩光眯起眼还在回味着。

“真的？”

岩光头一偏说：“骗人，我算爬的。”

依娜高兴得拍手，蕨苗都撒了。我心里咚咚跳，说：“真美，就按我们傣家规矩，盖新房也是大喜事，该伸手帮忙！”岩光朝我背上一播说：“哈哈，我俩心一条！阿爸说，鱼儿游的欢，是河水养息；我们过好日子，全靠毛主席派来大军叔叔打了蠡贼。该怎样帮忙，表我们的心意？吃了饭，再约上岩栋他们来，好吗？”大家一致赞成。

回到寨里，人声嚷嚷，仿过泼水节一样，都在谈着盖营房的喜事。

我的心老是在跳。一心想妈妈做的饭快熟就好了，可是伸手揭了两回甑子盖，饭还生呢！妈妈说，我神出窍啦，她要我去菜园摘小番茄来做菜吃，我却摘了个熟透的木瓜。你不知道，我从树林回来，忘了给妹妹摘花了，就摘了木瓜，忘了摘番茄。

闹了场笑话，妹妹果真不哭了。妈妈的话就多了，说我嘴边抹油，就想吃。反正错了，说想吃就想吃。饭一熟，我捏起个饭团，对着小妹眨眨眼，猫着